

# 九寨沟的八八神奇

■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九寨沟啊，  
是上帝落下的彩笔。  
水，美得让人窒息；  
山，就像嫦娥手捧的玉器；  
人，就是画行走的灵气！  
九寨沟的神奇，  
不止是在于美丽！  
她是历史的画卷，  
大地运动的杰作，  
人类抗争的战绩。  
九寨沟的前世，  
亿万年的隆起，  
数千年的折叠，  
几百年的应力，  
大山无法再深睡，  
神水不想再沉寂。  
在2017年8月8日，  
她们小心扭动了一下身体，  
不料，惊动了精灵与上帝！  
这就是九寨沟，  
八八神奇！  
一年过去了，  
山，还是巍然屹立，  
水，还是绿透到底，  
人，还是那么睿智，  
九寨沟，依然美丽！  
这是大地母亲的慈爱，  
这是人民群众的标示，  
这是祖国强盛的象征！  
一年长短，只争朝夕。  
未来，我们还会创造更多奇迹！

潮头私语 |

## 蔷薇处处开

■ (四川)黄双勤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一首老歌，把思绪唱进了记忆中的蔷薇谷。

窗外小雨淅淅，敲打着宿命，婉转不绝。转进春天的门扉，守着我的窗台，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那金黄、粉红、大红、乳白、鹅黄、紫黑色的花朵，有大有小，有重瓣、单瓣，但都簇生于梢头。

在山与树的夹缝中，在田园与道路旁，蓦然发现瀑布似的蔷薇花璀璨夺目美丽若霞。那该是明代顾麟的意境：百丈蔷薇枝，缭绕成洞房。蜜叶翠帷重，浓花红锦张。张著玉局棋，遣此朱夏长。香云落衣袂，一月留香。

若是遇见的余香，携着清明谷雨，红尘纷扰，经过光阴的门楣，将细碎的日子碾落成尘，唯独留下一抹眷恋。

花瀑前，满眼粉的如霞，白的像雪，黄的似金，红的如火，花瓣密密匝匝，绿叶层层叠叠；清香扑鼻，蜂绕蝶舞。令人心旌动摇，意乱情迷。蔷薇花是有灵性的生命，努力向上团队协作倒挂盛开。这是生命的生存智慧：抱团生存。

蔷薇花期大约有二十天左右，我把自己藏在一朵蔷薇花的影子里，静静地看这红尘中的喧哗，默默地聆听那一瓣一瓣落花的叹息。历经生与死，被失望与痛苦折磨，被病痛缠绕后人久病成医，心态平和得似一湖秋水，狂风骤雨也惊不起半点波浪。喜欢热闹与繁华，也喜爱安静与孤独。

花瓣凋零后的蔷薇枝干依旧坚挺，绿叶依旧茂盛。这像极了人的生命历程：青春处处在。年华老去后，炫目的外表褪去，朴实的内在就转化为生命的坚韧。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四月蔷薇盛宴，看的是花、赏的是景，悟的是道。

红尘陌上，独自清欢，竹林小溪，青山卷云，我是岁月里的闲人，读书，写字，赏花。看高飞的群鸟，看绿柳如丝，日色琉璃。听鸟鸣啾啾，临摹涧洑飞流。心静，看什么都是美好的。万象由心生，喜怒由心定。不念于情，不困于心，心无挂碍，惬意悠然。

读一阙柔软的清风，念生命中的来来往往，总有些人会邂逅，也总有些人会离开。唯独，四月蔷薇的笑，在阳光下泛着温暖，让时光，纵然寂静，也有欢喜，人间四月心若蔷薇。

蔷薇蔷薇处处开，相遇时珍惜，离别时珍重。聚散匆匆，黄昏与黎明来回交织着悲喜，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流俗的演出，盛大之处，浸染着荒凉与凄美。品味蕴含的情怀，即便明知相聚时间短暂，牵挂和期盼，却终究是不能放下的。

听一首老歌，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灵魂悸动，流光飞去，指尖流转过悦动的岁月，这个春末夏初，真的很美。

潮头品茗 |

妈妈生病，连续几日都呆在医院。一大间病房里住了八位病人，再加上病人家属。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妈妈睡着时我便拿出带来的书读。但心却安定不下来，因为这小小的病房里的故事远比书中精彩！

妈妈住的是五床。六床住的是一位84岁的老人。病症是肺气肿。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送他来住院的是他唯一的女儿。听那个皮肤粗糙身材壮实的女子说老人已经生病两个月。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的他一直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种地自己找柴做饭，最近已经连饭也煮不熟吃了。自己那兄弟也不管。还是隔壁邻居告诉她。她才赶紧送老人来医院治疗。老人的小儿子在第二天出现了一次，是一个矮小黝黑的中年男人。来了就念叨家里忙，呆在这医院里要坏事。然后就消失了。其他儿子到老人出院我也没看到过。儿子虽不在身边，但老人的病床前却是全病房最热闹的地方。从他进来就一直不停有人来看望他。给他买来新鲜的水果和糕点，叫他老祖、外公、爷爷……但是老人非常沉默，听不到他的声音。今天早上来了一个婆婆。大概80岁的样子。衣着得体，声音洪亮。听她与老人的女儿交谈。是老人的邻居。她们絮絮叨叨地说着老人的病情，我还听到婆婆说要拔点自己种的白菜给她。那大姐自然不要。末了，那婆婆拿出100元钱硬要塞给大姐。两人在那推来推去。听婆婆激动地说：“我们两家那么多年从没红过脸，而且你还对我特别好，随时给我买吃的。是不是嫌钱少？”大姐急了说：“你的钱一分钱也是情。你那么老了，钱来得不容易。你能来瞧我爹就已经很好得得了，我怎么还会要你

在我们滇南彝家山寨，一进入冬月，几乎每家都要在堂屋里烧上一盆栗炭火暖屋子，火塘的火一燃起来，整个屋子便暖和起来，家的味道便浓起来，一家人或者和来访的三五个亲戚一起围坐在火塘边拉家常，温馨极了。

四十年前，我们彝家山寨的堂屋里烧的可不是一盆栗炭火，而是一个在墙角用石头围成的火塘，火塘里烧的是干树挖磨。火塘的火比栗炭火大、比栗炭火热乎，但火烟也大，可以说是满屋子浓烟滚滚，过不多久，新屋子便被浓烟熏得黑漆漆的了。当然，火烟也便不是一无是处，椽楞上悬挂着的腊肉是离不开它的，用它熏过的腊肉，保质三五年没问题，且肉质香润可口。那些年，我们进城工作了几年的三兄弟家吃的腊肉，都是母亲送来的。尽管这样，亮堂堂的屋子总比浓烟滚滚、黑漆漆的屋子好得多了，加上这些年日子芝麻开花般一天天好起来，镇子上几乎天天有人卖鲜肉，熏腊肉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渐渐地，栗炭火盆便代替了树挖磨火塘。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家乡父老

潮头拾贝 |

## 我怕一张口，秋天马上破碎

■ (重庆)王跃强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它并不筑造在群山里，也不安放在波涛边  
它随着我的一生行走

春花江月夜，身体里来了很多客人  
他们，饮酒  
品茶，抚琴，吹箫，谈情，说爱，往往醉后  
把舞蹈，跳到梦中

夏日，客栈的侧面荷池溢香  
青蛙因爱而叫  
莲一样的丽人来了，我同她在深情的清水中  
结成纯洁的藕胎

待到秋风初凉，我的身体经霜  
客栈移入熟透的果内  
在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簌簌而下的桂子中  
在我，知晓了众多蝴蝶的生日

当大雪纷纷降临，我的客栈着上银装  
新来的客人们，并不  
像往事寒冷，他们也不挤向我的心边取暖  
依然欢乐如驱寒的炉火

四季，年年，我身体的客栈  
随着我的一生迁徙  
而家，最终  
在哪里，我却浑然不知

在今夜

我想借着月光  
聆听身体在夜里复燃  
暗夜里，许多声音在悄然膨胀

我似乎无法企及你给我的高  
灰烬如水飘落  
我深陷其中，无助地举着  
时间脱下的最后一根白羽毛

把星光与咒语牢牢抱紧吧  
天掉下来了  
我站的大地会塌下去吗

## 病房人生

■ (四川)罗静

的钱……”正说着，一个男孩提着行李箱进来了。原来是大姐在成都上班的儿子听说外公生病了，刚刚下车就赶到医院。又是一番热闹的问候。我想老人应该觉得是安心的吧！因为有那么多关心他的人！

七号床住的也是一位老人。肺气肿，呼吸困难的。需整日输氧，但老人胃口极好。每天至少进食五次。照顾他的是他女婿，沉默寡言，但耐心细致。喂老人吃饭，接大小便，还顺便照顾八床那位没人陪伴的大姐。第三天老人的女儿来换。还背着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听她与八床的阿姨聊天，知道这是她的外孙女。八床那阿姨问：“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背到医院来？”她反手拍拍背上的孩子说：“我姑娘想去吃碗羊肉粉，她背着孩子不好吃”言语中都是对女儿的纵容。她说她家这两年都不顺，去年婆婆生病，抢救了四次。花了十多万人还是去了。而且在整日整夜照顾婆婆的过程中，她头晕目眩地骑摩托车撞到一个人，又赔了六万多。钱都不算，最让人发疯的要照顾婆婆又要照顾被她撞到的人。她说这些时，面容平静，不悲不喜，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听得动容，看她接了热水仔细地给老人擦身子。对她的坚韧肃然起敬。

八号床的阿姨。糖尿病，没人陪护。只见她女儿每天送饭来，送到就走。不会多留一分钟。但她绝不寂寞，因为她非常健谈，会非常主动与病友们交流。从她自己的诉说中全病房的人都

## 火塘

■ (云南)周祖平

乡亲的生态意识也逐渐提高起来，他们不再上山挖树挖磨来烧火取暖。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炭代替了栗炭。说到火盆、说到火，便想到我们彝族是一个崇拜火的民族，父亲说：相传很久以前，天和地是相通的，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和睦相处，经常相互往来。有一年夏天，天神思梯古慈派了一个名叫耿丁有惹的天差下凡催债。耿丁有惹来到人间后，遇到人间的英雄惹底毫星（一说火巴拉巴），惹底毫星说：“你们住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我们互不相干，为什么我们天天给你们交租还债？今天，我们两个来比赛摔跤，如果你赢了，我们就交，你输了我们就不交。”于是两人就比赛摔跤，结果耿丁有惹被摔死。天神思梯古慈大怒，放出很多蝗虫到地上，把人间的庄稼吃掉。惹底毫星带领人们砍来很多竹枝和富杆，扎成火把，举火烧虫，保护了庄稼。为纪念这次胜利，

知道了她有一儿一女，都已经结婚。儿子在成都，儿媳非常可恶，说话难听。与她完全没办法相处。但她又自我排解说，其实她只是说话不好听，但心不坏。女儿是小学老师，很孝顺。但孩子小要照顾，她生病拖累了女儿云云。她精神突变她自己输液、查血糖、去打胰岛素。今天早上甚至自己去办了转科手续。（要转到眼科去做白内障手术）虽是病人却最不似病人！我想这样的老人怕是儿女最喜欢的吧？病了都不用儿女怎么管。自己管自己！但这个中的无奈和凄凉可能只有老人自己能体会。

九号床上躺着的是一位中年美妇。彝族。病状是肚子痛。医生初步诊断是结核性腹膜炎。照顾她的是她的小女儿和她老公。她只比我大三岁，但大儿子已经21岁。小儿子正上大学。这个小女儿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就天天跟着他们在成都的家具厂打工做家具，每月有8000元的收入。美妇人的丈夫说在外面打工没文化就是瞎子。说这话的时候看看小女儿，满脸的遗憾。那位略显丰盈的女孩跟她妈妈长得很像，有一张美丽的脸。而且性格很活泼。每次医生来查房，就会问医生关于她母亲的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不想吃东西啊？可不可以吃点水果之类的？他们家也是时时有朋友来探望，用彝语交谈。

十号病床躺的是位中年男子。肝硬化引起的肠道大出血。但是他非常淡定。进来住下

以后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这天都要举行火把节，相沿成习至今。这似乎扯远了，又似乎没扯远，反正都与火有关。

不管怎样，冬腊月彝家山寨的屋子里烧盆火暖暖家是很有必要的。你看，我老舅从和平村到镇上要去赶街（即赶集）了，他一进屋，放下背篓，搓搓手，走向火盆，说：真冷，烤烤火！正在厨房做菜的父亲笑眯眯地说：兄弟，烤好火过来喝酒！老舅爽朗地说：好的！老舅边说边抬腿向餐桌走去。这时，我家又进来几个来赶街的亲戚，我母亲笑逐颜开地招呼他们围到餐桌坐下，又到厨房炸了一盘花生米，做了几个小菜端上桌来。随后，我们家的周末聚餐开始了，差不多要到镇上散街才结束，那氛围，真温馨。那时，从文山回到马关大栗树彝山老家，看到此情景，心里总是暖暖的。可不，兴能老表的婚事是老舅和我父母在火

夏日

阳光在这时脾气暴躁  
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冲动  
它晒枯大地的生灵万物  
我在一条裂缝中  
想到年少时的溪流

夏日没有想象没有爱情  
只有一些懂得珍惜春风的果子  
走在通往秋雨的路上  
我尽量见了些尘世里浮着的叶子  
去一棵大树下  
找一块有阳光又阴凉的地方

谁是我

谁是我  
把皮肤上的刺额头的花  
拔下或摘下  
把肉体 and 骨头之间的空缺填满  
再用流水和风吹  
填充灵魂里小小的漏洞

我不认识自己  
我是否应该学会使用一种工具  
把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挖出来  
谁是我，我就是谁

老屋，在时间里沉浮

“吱呀”一扇朱红色的大门  
打开历史的沉浮  
时光?挂在老槐树上

千年的风雨  
在一截树枝上发光

一束阳光钻进墙缝  
斜斜地生出青苔  
角落处一段段岁月的枯荣  
跨过回忆的门槛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解说着老去的屋子  
多少胭脂，多少叹息  
在老屋的木梁上无声地沉淀

活着的好

活着的一天真好  
活着的每一天就是我的一生  
我活着并不为自己发愁

的第一天早上。医生需要找家属带他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问他的家属在哪里？他说回去了，因为今天有朋友家办事，答应了别人要去帮忙。他妻子要负责去洗菜和洗碗。医生很严肃地说：“命重要还是帮忙重要？”他笑笑说：“答应人家的就要做到的嘛！”后面几天都是他妻子来陪护，两人基本不交谈，不说话。他们的状态可能是大多数夫妻的常态，与朋友在一起更热情和有情义。

11号床躺着的是一位脸色苍白的老人。他们已经在这间病房里住了20多天。因为夫妻俩吵架，那位大姐喝了百草枯。虽然已经治疗了很多天，但那大姐看起来非常憔悴，下床活动都很困难。两天后他们出了院。据我有限的医药常识，喝了百草枯是不可能痊愈的，最终将多器官衰竭而亡，心里惟有祝福她！

我们今天也要出院了，在医院的这几天里我发现一个问题，供孩子读的书越多，孩子走的越远的父母在自己生病时越孤独和无助。从农村和城市来看。在这几天里，两个来自农村的老人，有很多人来探望。并且因为有很多兄弟姐妹互相轮换来看护，老人虽然住很长时间的院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邻里乡亲都会来探望给予病人关怀和安慰。而如八号床的阿姨。虽然儿女都有体面的工作，但是老人在生病后得到的关注与关注最少。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虽正逢假期不用上班，可是妈妈住这7天院的时间，我和姐姐轮流看护，都已经觉得疲惫不堪。而妈妈最想见得大哥却因为工作原因到妈妈出院也没有赶回来。那么当我们老了，我们那个孤独的孩子该怎么来面对？不得而知！

塘边敲定的，大舅家起房盖屋的时间也是在火塘边敲定的，我们家及亲戚家的许多大物小事都是在火塘边敲定的，火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不知不觉间，火塘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符号，已成为联系家和联系父亲的一个符号。转眼间，父亲已79岁，就是79岁那年，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八十多岁的母亲，到文山我家住一段时间，想三弟一家了，又到马关三弟家住一段时间。大栗树彝山老家门可罗雀，火盆也没人烧了，笑声也没有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说到火塘，便想到父亲在火塘边对我说过的话：晓平，过去我们去你外婆家、奶奶家都是走路，现在都通了乡村公路，就是还没有我们家的私家车。等以后买了车，你们一定要拉我和你妈到和平、裸洒去看看。父亲，大山般的父亲，我要大声告诉你：我们家现在已有了私家车，我们不仅可以开私家车到和平、裸洒去看看，还可以开私家车到昆明三娘家玩。父亲，你听到了么？

一进入冬月，总会想起滇南大栗树彝山老家的火塘来，那火塘温馨极了……

芸芸众生，他们的脸色，才让我担忧

活着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爱自己想爱的人，可天下  
有几个这样活着

我守着群山如守着我的身体  
守着孤独如守着你，就像花瓣  
守着一场相逢的细雨

归来

从旅途归来  
我不再做梦  
多么无边的念想  
在辽阔的放养中飞翔升腾

天与地第一次如此亲密  
伸开双臂  
拥抱着这浅浅的蓝淡淡的白  
闭上眼睛 放松呼吸？  
只怕一不小心触碰到云朵  
水一样流淌的心思

与八月伏天牵手  
在小镇 阑珊下  
我们曾丈量夜有多长  
小憩的青石板旁  
情不自禁地亲吻一朵小野花  
清风有片刻的迷离  
偶尔有白鸟掠过头顶  
十指紧扣的瞬间  
想到永远

今夜 我不再担心黎明前的那一刻  
只想皈依于心的律动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s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